

如果虐文女主突然醒悟，会有什么故事？

目录

「番外一」 天天桃李花，灼灼有辉光

▸

「番外二」 朝槿 | 拯救虐文女主计划

▸

师父带回一个小师妹，清冷而莹润，一对璧人。

师兄师姐都等着我因爱生恨，直接爆炸，可我却愣了。

看见两人站在一起，终于让我感觉到了，原来是不配。

我是一名虐文女主这件事，我是听我师姐说的。

听说我是一名虐文女主，我是听我师姐说的。

师父方才下凡历劫去了，我刚准备跟着下凡，但走到半路被大师姐拦住了。

「阿菁，你的心莫要继续放在师父身上了，师徒间注定是没有结果的。」大师姐朝瑾劝我道。

她说得没错，我确实是看上了我师父。

「除却君身三重雪，天下无人配白衣」

这大概就是形容我师父的，瑞云山上的雪落在我师父的油纸伞上，那一番美景世间难得。

「师姐，你怎么知道？」我不屑地嗤笑一声，「我执意拜入师父门下，为的就是他。」

「你与师父不仅没有结果，你还会因此生恨，搅乱你师父的婚礼，最后坠入诛仙台。」大师姐一边说一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「其实，他在人间会遇到他注定一生的人，那人也会随着他上天宫。」

我没反驳，因为我知道我还真的能干出这种事情。

「师姐，我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想试一试。」我道。

大师姐自知阻止不了我，摆了摆手放弃了。

我以为她是不打算拦我了，提起裙子就准备走出南天门，没想到后头突然有人对我动手。

临昏迷之前，我听到师姐叹了一口气。

「阿菁，我来就是为了不让你执迷不悟的，既然你不听话，就别怪师姐不讲武德了。」

3

再醒来的时候，我不是躺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而是躺在瑞云后山的桃林里。

山的这边向阳，葱茏的草木之中还有一条溪水，水声潺潺。

「小师叔，要不你高抬贵手，放我走呗。」我真诚地对着坐在石桌旁的男人道。

他身着耀眼的红色，发髻高挽，长相阳光，盯着我的一双美目亮得惊人。

原是我那骚包的小师叔阮珩。

「阿菁，你师姐说等到十天后再放你走呢。」他一边说一边拿起茶盏，撇了撇茶叶抿了一口。

十天后？

十天后师父都能找到新欢了，准能把我忘了。

「再说，我若没有高抬贵手，你现在就是一具尸首了。」

阮珩的话让我的小心肝抖了抖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话里的真实性。

这个小师叔与师父是截然相反的两股气派，师父疏冷，他猖狂；

师父像夜空中遥不可及的星辰，美好纯净而柔和；他像血色里探出头的曼珠沙华，混合着迷幻而似腥甜的雾气，极其危险。

听说我拜入师父门下的时候这号人物还在云游天地，但不知怎的我一来之后，他就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。

整个瑞云山我最烦的就是他，见到他恨不得躲着走。

「小师叔，朝槿师姐给你什么好处，我出双倍！」我气得一拍桌子，想把他手上的茶盏给丢了。

.....

阮珩目光微沉，不为所动。

「阮珩你到底图什么？」我语气一沉，摠捺住朝他俊脸来一掌的冲动。

听到这话他好像来精神了，眼梢一挑染上点点笑意，「阿菁，你知道的，喜欢你这句话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，你不知道我图什么？」

这话里听着挺认真的，但又有几分揶揄调侃。

我一把抓起他的衣领，逼他跟我对视，「可我、不、喜、欢、你这句话，我已经说倦了。」

阮珩不以为意，阳光透过树梢，洒在他脸上，

半面俊朗，半面阴郁。

「那好，我去杀了阮淮，你不是喜欢他那身白衣吗？但我不一样，我更喜欢白衣上染点血。」他轻轻拨开我的手，用最温和的语气说着最让人胆战心惊的话。

「你疯了是吧。」我与他对视的时候，竟从他眼底看到一丝恨意。

漫无止境的春风中，我竟然感到一丝凉意从头顶灌入。

4

「朝槿师姐？」我余光突然瞥到山间小路上走来的朝槿，连忙放开了阮珩。

她是那种气质美人，模样算不上顶尖，气质却是一等一的好。

「阿菁，我和你小师叔都不想看到你陷入无劫不复之地，到那时，一切都晚了。」师姐道。

「可我就是不死心，我能怎么办。」我一摊手，就像面前有一座墙，但我就是想撞一下看看。

阮珩袍袖一拂，「不死心是吗？那小师叔今天带你下凡看看，看看你师父到底对谁用情至深。」

「小师叔不可，之前可不是这样商议的！」朝槿师姐一着急，说漏了嘴。

我连忙看向朝槿，他们两个有事情瞒着我呢。

「无碍，朝槿，我最后向你确认一次，真的是她回来了吗？」
「阮珩临走之前，询问朝槿道。」

朝槿很确定地点了点头。

我对他们的对话只觉莫名其妙，其实我总觉得，大师姐知道很多事情，甚至能预知未来。

「不是要下凡去吗？还不走？」阮珩催促我一句。

「哦。」我嘟囔了一句。

我能感觉到他的怒气，回望山间开得灿烂而热闹的海棠，都像绽在他的眼角眉梢，幽深的眸子就像是要卷了我进去。

5

下凡的时候，阮珩就看着我，怎么说都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范围。

我没办法，只能趁他休息的时候翻墙跑路，但没跑出院子就撞到了一堵仙障。

再回头的时候，小师叔就背手伫在廊前，徐徐清风路过他容颜，衣摆被风吹乱了。

「小师叔中午好。」我心虚地朝他招招手。

「这么早，去哪呢？」阮珩配合着我的演出，故作不知地问我。

我支支吾吾了半日没说出来，之后随便指了个地方，「外头的桂花糖挺香的，馋了。」

于是他随意一抬手，掌心出现了我刚刚胡诌的桂花糖。

我一边微笑接过一边心里骂了他不下百遍。

但我怎么能这么容易放弃呢？

地上跑不掉，我还不会走水路？

小院背后有一池塘，直通外头的河水，我只要施个诀从那跑就行了。

而且这回我学聪明了，挑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小院里一片寂静。

我果断跳进池塘里，但没游几米，又被阮珩这丫的逮着了。

我这个小师叔表面看着温温和和的，实际上一点都不好说话。

毕竟阮珩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，他就是一肚子坏水而已。

「阿菁，大晚上的又打算去哪呢？」

这回他的脸色好像没这么好看了，语气也隐隐有些不耐烦了

我指了指池塘，「我打算救鱼呢，他们好像快淹死了。」

阮珩不想听我解释了，这是我今天第六次尝试脱离他的掌控，从早上开始主意就没停过。

这会子阮珩直接把我拎起来，丢回房间去了。

「小师叔我发誓，我下次一定不跑！不对，没有下次，真的。」

「对不起，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信任可言。」阮珩无情道。

我：.....

6

我拼老命跑出去的原因还简单，还不是为了我师父。

听闻师父投胎成国公府的世子，皇族算计，家族荣光，制衡世家，桩桩件件都落到他肩上。

昨日下凡的时候，我在皇宫门前见到了他，还是一如既往的黑发如墨，容如雪玉，飘逸如仙。

只是他身边已然牵着一个女子，那女子娇娇柔柔的，一袭暖粉色长裙，小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襟，羞涩地低下头。

那个姑娘叫念念。

我第一次看到师父用那种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看着他人，既是含情脉脉，又让人心痒痒的。

但无奈，他看我的时候，从来都只剩下疏离和淡然。

但我还没来得及再看一次那女子的容貌，阮珩便抬起手挡住了我的视线。

「嫉妒不嫉妒？」阮珩说这话的时候，故意拖长了一点音调，轻嘲的意味更明显。

「不嫉妒，就是有点恨。」我皮笑肉不笑地道。

「恨就对了。」阮珩故作玩笑地道。

我忍不住用手捶了他一拳，他也没躲开，就是找了个附近的小院落脚。

现下已是月上中天，我托腮看着窗外的月，亮晶晶的大玉盘很好看。

都说师父他像天上月，非常人能肖想。

「阮珩，我想喝酒。」我隔空对外头喊道。

师兄们说可以借酒浇愁，其实整个瑞云山都知道我对师父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师父又怎么可能不知道？

半晌之后，阮珩已经立在窗外，撩袍坐下，靠在藤椅上显得惬意无比。

酒没有半滴，花茶倒是有一壶，还有一盘葵瓜子。

我走出抓了把瓜子，靠在另外一张藤椅上。

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」小师叔给我倒了杯茶，茶烟袅袅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他肯定指的就是我师父。

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觉得他好看吧。」我含糊其辞。

这个答案肯定是糊弄不了阮珩的，他侧头看着我，「阿菁，我也好看，你要不试试喜欢我？」

我别过脸不去看他，埋汰他道：「小师叔，你一天几顿仙气，怎么飘成这样？」

阮珩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天上的月。

「师叔，我突然想起个事，」我一翻身弹起来，凑近他道：「我昨日看到站在师父身边的女子，很眼熟，眉眼间那种感觉，好像在哪见过。」

「哦？」阮珩可能是来了兴致，坐起来直视我。

我思索了半晌，「说不出哪里像，但看到她的时候，熟悉感一瞬间充斥着整个脑门。」

「你是不是记得什么？」他面色骤变，目光沉如水，试探性问道。

「不知道，不记得。」我看着他的眼睛轻轻摇头。

此时他浅浅的鼻息瞬间扑在我脸上，温得很，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柔和的感觉，就像是感情，

太热烈不好，太凉薄伤人。

7

又静静地过了几日，这几日的光景在天宫不足一提，但在人间居然让我感觉过了整年。

我是被鼓声吵醒的，滴滴答答的吵得我心烦意乱。

一跃而上屋顶，我看见了满目的红。

礼乐相和，霓裳锦绣，想来传说中的十里红妆，也不过如此吧。

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的那人，平日披散的头发此时高束，往常的一身白衣的，今日竟然身穿大红喜服骑着高头白马，却不是朝我这个方向来。

师父即使是穿大红的喜袍，我还是感受不到喜气，他也远不如小师叔来得张扬热烈。

他是去迎喜轿的，我忘记了是哪家的小姐如此好运气，反正不是我。

整个京城沉浸在一片喜气之中，特别是国公府张灯结彩，红绸子就挂在屋檐下。

想到他今晚会从喜嬷嬷的手里接过一杆红绸缎缠住的乌木秤，揭开红艳的盖头，看到身披凤冠霞帔的新娘，然后和她执手合欢过这短暂的人间一生.....

我再也抑制不住，嫉妒掺杂着艳羡浮上心头，我不知道用什么表情去掩饰内心撕裂一样的疼。

手中若隐若现的一个仙诀，实不相瞒，我就是想毁了这一切，让什么大婚仪式都见鬼去吧。

再抬眼，师父迎新娘时唇角的一抹浅笑让我开始犹豫了，我其实是不是该选择成全？

呸，成全说得好，孤独直到老。

「阿菁！」

一声怒喝吓得沉思的我差点把手上的仙诀丢出去。

阮珩匆忙地飞身上屋檐，旋即握住我的手腕呵斥道：「你能不能冷静些？」

「我怎么冷静？」我甩不开阮珩的手，觉得自己真的是疯了，不管不顾地对他喊道。

阮珩目中厉色更甚，一看就是怒到了极点，「你今日能阻止第一次，那第二次呢？！」

第二次？我气上头的时候哪能想这么多。

其实他说得也对，第二次，第三次乃至第四次，都不会是我。

我越想越委屈，越想越无力。

「他娶的是别人，爱的也是别人，师叔，我就是不死心也不甘心.....」

说到一半我就说不下去了，因为我哽咽了，情绪一上来我就控制不住。

又不能动手将这一切砸了，只能一把抱住阮珩的臂膀。

阮珩身形一僵，带着怒气的面具猛地碎裂，好一会子只好才抬起手象征性地拍了拍我的后背安慰我。

他一看就是不会安慰人的，抱得那么手足无措又那么用力。

「小师叔，我的喜欢是不是就这么一文不值？我是不是很傻？」我哭得差不多了，还不小心打了个嗝，气息不稳地含糊道。

大师姐之前跟我说过了，我要是继续选择挂念师父，最后痛彻心扉做傻事的一定还是我。

如果我每一日都少挂念些，是不是现在就不会彻底崩溃？

「不傻，我之前认识有个人，比你更傻。」

8

今日我见得最多的就是一个喜字，触目可及之处皆是艳红，仿佛是一个鲜明的嘲讽。

晚些时候，我跟阮珩坐在国公府的屋顶上，准确来说，是师父跟那女子的新房顶上。

反正下面是付银子才能看的内容。

「也许我应该谢谢我师父，谢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希望；对了，还得谢谢朝瑾师姐，让我别陷这么深。」我垂眸叹息，其实说不难受是假的。

其实说放手，还不如说我是放过。

「我有点失望，你谢的居然不是我。」他一摊手无奈道。

我抱了抱小师叔，凑近的时候发现他表情里除了平和还多了一点哀伤，浅浅淡淡的，仿佛被这带着喜气的风一吹，就能彻底弥散在夜空之中。

「阮珩，你有故事。」我别过头，抹了抹鼻子才道，「你是不是挺讨厌我师父的？」

「嗯。」

阮珩应了我一声，像是逃避似的跃下房顶，缓缓走在街道上。

国公府的宾客尽数散去，门前只剩下几个小厮在收拾残局，灯笼明灭，晕开了阮珩的身影，夜中更显柔和。

好奇心促使我跟了上去，他回到小院里，又躺回了前几天晚上喝茶的地方。

问了阮珩许久，他才磨磨蹭蹭地跟我说回当年的事情。

其实又是一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。

几百年前的仙妖大战，小师叔和师父一同跟着思源上神去抵御妖族。

当时我师父年轻气盛，小瞧了妖族，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冲动上前强杀妖皇。

妖皇当时秉着必死的决心以妖族上万士兵的血祭出血刃，以此血刃给师父致命一击顺带拉着仙将们陪葬，当时阮珩上前助了他一臂之力，两人之力终究微薄，还是无用。

思源上神为了挽回师父这一时的冲动，只能选择以身化屏障，将万千血刃挡在阵法之外，最后消散在三界之外。

「他用一时的冲动换来了之后的威名，也换走了她的性命。」

阮珩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如地狱寒霜，我突觉得头顶的下弦月也如一把寒刀，森森闪着冷意。

其实吧，还是挺难想象孤冷的师父竟然也有年轻气盛的冲动时候。

我突然记起，师父也是几百年前因为杀了妖皇，从此一战封神。

只是没成想，里头还搭上了一位上神的命。

「这就是你之前想杀了我师父的原因？」我追问道，「可你不是一直都那么的.....大度善良的么？」

我一时找不到什么好词形容这个师叔，就随便谄了个。

「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，」他头也不抬，手上拎起茶吊子往紫砂壶里注水，「再说，若你经我苦，也未必有我善。」

我沉默了，视线落到了他指节分明的大手上，妥妥的一个稳当。

烫茶杯，沏茶，斟茶，每一步看起来都那么随便，但又稳得滴水不漏。

「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叫思源的女子？」

阮珩沉默，手上动作微微一滞，我只当他是默认了。

「那阮珩你又说喜欢我。」我继续道。

他还是沉默。

「师叔，你真是个渣男。」我最后无情地道。

这回他不沉默了，只是笑一声，可能是自嘲，也可能是笑我真。

「阿菁，花开花落自有时，情起情灭不由人。」

「你就装深沉吧。」我冷哼一声，拿起那杯茶灌了一口，入口才发现是热水，烫得我直抽气。

这回轮到阮珩嘲笑我了，「说错话了吧，拜托你有点良心吧。」

良心？

笑死，根本没有。

9

相遇这种东西很奇妙，想看见某个人的时候偏偏一次也遇不到，不想看见的时候却又多次出现在眼前。

所以这几天下来，我看了不下十遍师父和那个姑娘泡在糖罐里的柔情蜜意情调生活。

早晨看日出，午后赏花吟诗，晚间相拥共眠，就连互相凝视的眼神都浓得像蜜糖，难舍难分。

我从一开始的嫉妒，再到不甘心，直至最后的麻木无感，也不过是短短几日。

「他们待在一起这么久，就不嫌腻歪吗？」我嘀咕道，就像糖果，太甜了就变得齁了。

「放弃了吗？要不再努努力？」阮珩倚在树上，悠闲地调侃已经没眼看的我。

阮珩现在已经懒得拦我去找师父，因为他笃定我一看到师父就会绕道走。

「不瞒你说，死心了。」

我已经不只是放弃这么简单了，反正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但不努力一定很舒服。

趁着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我就和阮珩驾云回天宫去了，师父有命数庇护，再过些时日肯定就能回天宫了。要是被师父发现我偷偷下凡偷懒不修行，那他对我肯定不会像对那位姑娘一样温柔包容。

其实师父很早之前就察觉到了我的心意，但他却无动于衷甚至不肯多看我一眼。从头到尾，只有我一个人自作多情罢了。

10

回天宫后的我自闭了几天。

经历这么一遭，我竟出乎意料地没有太惦记尚在凡间的师父。更加奇怪的是，这几日我脑海中频频想起阮珩那副满怀心事的深沉模样。

真是见鬼了。

一段时间不见后山的花，竟然开得更旺了。溪水载着桃花一路流向山里，山里有一泉眼，里头是瑞云山山脉孕养的花露。

我到后山去寻阮珩，只是后山被一只狐狸守着，正面闯不进去。

正在我爬树翻墙的时候，脚一滑直接摔到他面前，他本是站在桃花树下，突然被吓得后退一步看着跌下地的我。

我们四目相对，一双惊愕，一双尴尬。

僵持了半晌，还是由我打破了沉默。我故作无辜地道：「小师叔，我摔得腰疼，屁股也疼。」

阮珩轻嗤一声，「平日不都是在前院蹲着？怎么今天有空往我这来？」

之后他伸出手缓缓将我扶起来，我突然摸到了他手中的薄茧。

小师叔当年也是握长枪的人，但那次大战之后就再也没有拎起过兵器，当年天帝封赏他和师父的时候，他通通都拒掉。

这些年想拜入他们下的小仙君也不少，无一不是冲着他一手好枪法而来。

「你倒是大胆，不晓得后山花露池不得随便靠近？」他等我站稳之后才道。

「是吗？」我假装不知，反问道。

花露池子的佳酿散发迷人的香气，就是不知道这东西会不会醉人。

「你记东西怎么这么慢。」阮珩无奈地摇摇头。

「但我忘东西快呀！」我挑眉道。

「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幽默？」阮珩一叹只觉好笑，面色朗朗，不掩轻嘲之意。

11

正说着，一道金光划过天际，我突然记起原是师父要回天庭了。

按照大师姐的说法，那个叫做念念的姑娘也会在的。

按照目前的情况，整个瑞云山都知道我对师父有意思，大伙等着届时我在师父和念念姑娘面前大发雷霆，要死要活，最后闹得整个瑞云山鸡犬不宁。

其实我觉得我本来确实会这么干的，但现在跟小师叔下凡走了一遭，突然觉得心累了。

瑞云山前院人头攒动，空地处师兄弟们分列两侧，神色恭敬。

我一眼就看见朝瑾站在人群前头，跟大师兄不知道在说什么，眉梢笑意都掩盖不住。

在场诸位师兄师姐们看到我的出现，马上就换上了等看戏的激动表情。

「阿菁，我听说师父带了师娘回来，你要不要看看？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一时接受不了师娘。」

二师兄是个看热闹不嫌事大、事越大他越不怕的人，一见我就拉着我兴奋道。

「要不，你直接念我名字得了？」我皮笑肉不笑地道。

二师兄说完之后，几个师姐也凑过来了，「小阿菁，要不我们等下帮你问问师父？」

「是呀，说不定你还是有些希望的。」

.....

她们七嘴八舌地拉着我唠嗑，吵得我太阳穴直直发胀。

「别别别，哥哥姐姐新年好，求求你们别乱搞。」我就差给他们跪了，他们一人一口唾沫，我都能直接在里面游泳了。

更可怕的是，他们提到这点子关于师父的八卦，甚至眼里有光。

害怕。

12

「阿菁，来这边！」大师姐好心地把我从人群里拉出来，带我去前排。

「我站这？」我狐疑道，她还敢把我这个定时炸弹放最前排？

「怎么了？不敢了？」大师兄程焕义摇了摇手上的扇子，一派风流，「对了，我们没看到过师父脸上有除了冷漠之外的第二种表情了，小师妹可以试着挑战一下。」

师父对我们确实只有疏离，但对念念可就不一样。

大师姐瞥了师兄一眼，「程焕义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不对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得了精神病之后整个人又精神了？」

我眼角一抽，朝谨师姐骂起人来总是奇奇怪怪的。

随后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「真正的勇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。」

嗯嗯，前有冷漠无情师父领着小娇娘，后排八卦师兄吃瓜不嫌事大，简直就是双倍崩溃双倍尴尬的极致体验。

13

云散开了，一条光柱从上至下洒在瑞云山山顶。

隐隐约约的光之中，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一袭纤尘不染的白色身影，尽显飘逸出尘。

师父气质相当儒雅，用一根乌簪便轻松固定起发髻，神情高贵而淡漠。

金光渐淡，我在凡间看到的那个女子果真站在了他后面。

只不过她这次不再身着粉色衣裙，而是随着师父一般的白色道袍，轻纱覆面，整个人也是一副清冷而莹润的气质，与师父气质绝配。

朝槿悄悄看了我一眼，确认我神情平静之后，悄悄地舒了口气。

我第一次见到念念的时候，确实是心有不忿，恨不得把她人都给吞了。

但此时此刻我心底早已惊不起什么波澜，那点子不合规矩的心思早就被埋了，可能再过一段时日就能算是消散了。

有些事情无论他人如何劝说，终究比不上自己看透。

14

师兄弟们想要等来的好戏没有上场，师父的训诫我也一句也没有听进脑子里，我的注意力一直留在了念念身上。

方才金光散去的一瞬间，有一道黑色气息也借着金光瞬间消失。

也许是金光太灿，又或是大伙的注意力全在师父的训诫之上，竟然没有人看出有丁点不对劲。

纤细娇小的凡人念念，不该和妖气拉扯在一起才对.....

「阿菁，作揖！」

朝槿低声提醒了几次走神的我，我连忙随着她和其他师兄弟拜了拜。

之后便是散场了，惯例是师父先离开。

师父对关于这位念念的事情一句不提，离开的时候也轻轻牵起她的手，朝着书房而去。

念念不知为何悄悄转头看向这边，恰好和我的目光撞个满怀。

山风有点大，扬起了师父的袖子，也吹起了她面上的轻纱。

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念念熟悉的五官轮廓，还有她唇角一丝诡异的笑。

15

那抹笑容吓得我抖了抖，明明夏日已经到来，我却打了个寒颤。

朝槿的手在我面前晃了晃，我立马看向她，还留在眼中的警惕吓到了她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有.....有妖气。」我目送着师父离去的方向，努力地想再看出什么端倪。

朝槿愣了愣，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但除了师父和念念，再无别的不妥。

于是她抬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「没发烧呀，莫非是难过得傻了？」

我拨开她的手，「方才你没看见吗？一道黑气从她身边窜走，这个念念有问题。」

「若是有问题，师父会看不出？」师姐摸了摸我的头，抱了抱我道：「阿菁，我知道你难过，也知道你不想那个姑娘站在师父身边，这些我都理解。」

你理解个锤子。

「你要是想哭，就哭出来吧，师姐的肩膀借你靠靠。」师姐耐心地道。

「我正常得很，没嫉妒。」我气急败坏道。

「难道是气得胃液倒流把脑子消化掉了？」朝槿嘀咕了一声。

她根本不相信我的话，气得我当场甩袖子走人。

不过后来我冷静了些，至少我想知道那个叫念念的姑娘是什么来历。

于是傍晚时候我又去了大师姐的院子里，只是还没走到里头就能听见大师姐气急败坏的喊叫声。

「程焕义你站着，否则我保证你不出一炷香时间，连人带盒不超过五斤！」朝槿师姐怒道。

程焕义是我大师兄，平日里是跟着小师叔混的，有着跟师叔同款的散漫随性。

偏偏大师姐又是那种端庄严肃的人，也不知道是惹了多大的祸才把人气成这样。

我轻轻地敲了敲门，他们两人看着我，都有一瞬间的怔住。

现在的画面是，朝槿师姐一手揪着大师兄的头发，一手拿着剪子。

「阿菁来了，你等下。这货把我家大橘的胡须剪了，等我也把他的头发拔了先。」朝槿师姐跟我说话的功夫，大师兄反手握住她的手腕。

我也没什么优点了，就是眼力见好，走的时候立马帮他们把大橘抱走，门也给锁死了。

这只大橘猫是朝槿师姐的心头好，叫乙醇，大师姐就差把她认成干儿子了。

我问师姐为什么叫乙醇，她说这种东西能醉人。

撸猫好一会之后，大师兄终于推门而出，理了理被扯得凌乱的青色道袍。

「师姐，你这是？」我疑惑地道，把她儿子塞回到她怀里。

朝槿师姐耸了耸肩，「有些人就是手贱，欠收拾。」

「乙醇这么乖，搞得我也好想养只灵宠。」我看着大橘猫拼命拿脑袋蹭师姐的手，「可是吧也不知道养什么比较好。」

「我记得师叔那里养了只白狐很有灵性，你可以去看看。」朝槿师姐思索了一下道，「要最后没决定好养什么，可以省事养只乌龟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问。

「龟它虽不能给你养老，但养好了能给你送终。」她一本正经道。

这，我一时想不到有什么可以反驳的。。

16

我在外面等太久，差点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答案。

「你说找我什么事来着？关于师父的还是关于他身边那个女子的？」

「都有，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联合阮珩阻止我。」

我实诚地道，接过她手上递给我的冰水。通过透明的杯子可以清晰地看见里头深紫色的葡萄味冰块，杯壁挂了些水珠子，入口酸甜清凉的，除了有些冻牙齿。

「不过我先问你个问题，你是怎么做到看见师父成亲的时候这么淡定的？按照你的性格，不去砸场子都不对劲的。」师姐支肘托腮，好奇地看着我。

她还说，我的人设到现在有点崩，理论上我应该满心想着去报复那个叫念念的姑娘。

「我主要是，打架打不过阮珩。」我扶额道，「不然我何至于这么憋屈。」

要不是阮珩那家伙阴魂不散，家住海边似的管这么宽。

朝槿师姐笑得好大声，我不明所以，只能皮笑肉不笑地跟着呵呵了一下。

「不过师姐你是怎么知道，我确实是打算去砸场子的？」我问道。

她微微蹙眉，垂眸仿佛在思索些什么。

等到杯子里的葡萄冰块彻底融化的时候，她终于抬起头看我了，「偶然之下知道的，要是因此改了你的命运，这也不错。或许你应该感谢一下小师叔。」

不过她好像想起了什么，连忙先站起身来朝门外看了几眼，确认无人经过之后关上了房门。

「阿菁，这事我只能悄悄告诉你，我其实不属于这个天宫。」朝槿在我耳边低声道。

我微微眯眼看清楚大师姐心虚的样子，她认真的神情看起来不像是开玩笑。

「师姐你不属于天宫，难道是妖？」我一拍手，恍然大悟道。

朝槿扶额，「不是，算了算了，你就当我没听过这句话吧。」

「那还有谁知道？」我追问下去。

她眼珠子转了转，「我之前跟程焕义提过一句，不知道这货当真没。他也是挺烦的，一天天就在我眼前瞎晃悠。」

「也许是大师兄对师姐毫无抵抗力呢。」我笑了笑。

朝槿冷笑一声，「没抵抗力就去多锻炼，来我这讨打算什么本事？」

17

今日念念唇角那个诡异的笑容真让我耿耿于怀，望着沉下来的天色，我幽幽叹了口气，一脚踢飞了山道上的小石子。

然后好死不死地砸在了今天提到的那只狐狸身上。

要不是阮珩在屋子里，它肯定先扑上来揍我。

他在弹琴，我脚步声尽量放轻，里头的人埋首专注在琴上，右手轻抬，飘逸的袖摆扬起。指尖轻拢慢捻着琴弦。

琴声好似让人看见了诗文里真正令人遐想万干的绝世佳人，秉倾城之姿，无与伦比。

末尾曲终，阮珩收手拨动琴弦，尾音一颤，余音绕梁。我总觉得其中有诉不尽的相思意，但这份相思并无归属，只能随着一点点春风消散空中，最后了无痕迹。

「何故叹息？」阮珩拍了拍我的头顶，顺便拿走停留在那的花瓣。

「师叔，我真的没看错，那个叫念念的，有问题。」我又叹了一口气。

他不知从哪变出一个杯子，里面装有花露，不顾狐狸要杀人一般的眼神递给我。

「我知道拦不了你，但行事谨慎些。」

谨慎些.....阮珩也觉得那个念念可能有威胁？

「若是搞砸了怎么办？」

「那就搞砸了。」阮珩放缓了口吻，抬手替我将一缕碎发拂至而后。

正当我准备感动一下的时候，他又继续道：「本来对你也没什么期待，所以不要有压力。」

原来是我错看小师叔了。

18

但我一人去显然目的性太明显了，所以朝槿师姐大半夜地被我拉起来，借口我都找好了，就当是大师姐出面问候一声新来的访客。

她被我烦得没辙，之后配合我一下。

「念念姑娘，这么晚还叨扰，实在抱歉。」朝槿帮我拎着食盒走近她的院子。

念念此时面上轻纱已经取下，面容姣好，温婉而不带刺。

「无妨，上了天宫反而无人与我聊天，正觉无聊得很。」她轻抬皓腕，邀我和朝槿坐下。

朝槿为人比较谨慎，一进门便环顾了四周，确认无什么不妥后才撩袍坐下。

我看着她端起火上水壶的麻绳吊子将沸水倒入紫砂壶，泡开了一杯茉莉花茶递到我和朝槿面前，动作极其优雅。

不一会，清香扑鼻，茶烟氤氲。

师父喜欢这种冷清的美人，原是我气质不配。

「不过我这人，还是比较爱清静，选了这么个偏僻的地住下，难怪无人寻我。」她娇笑一声。

我象征性地笑了笑，捧着茶杯却不敢喝，只是看着茶杯上面的花样。

这一刻我只希望是之前的我看错了，面前这位不是什么妖魔鬼怪，只是月下佳人。

「对了，我给你带了些糕点，你试试？」我把食盒递给她。

她捻起一块正准备入口，但突地秀眉一皱，仿佛发现什么不妥，惊悸地把糕点往地上一丢。

糕点摔成两瓣，内芯里金光微闪。

我与朝槿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她唇角微微上扬。

「你们这是何意？试探？」念念面上有瞬间的难以置信，冷声质问我。

我佯装疑惑，上前拿起食盒里的一块糕点掰开，「里面只是融了些修炼的丹药而已，于人无害，姑娘何故这样说？你是师父心上人，我还能害你么？」

这话并无不妥，我真的只是放了写修炼的丹药，只是这丹药对妖来说，有反噬修为的效果。

修为不足，容易现出真身。

若非是妖，断不会如此敏感。

她脸色有瞬间的凝重，看着我和朝槿淡定的样子，才渐渐放下了一点防备。

「许是我多想了。」她慢慢地恢复了波澜不惊的模样，推开那盘糕点后拿起茶盏抿了一口，「也许是第一日来此，身体不太舒坦，你的这番好意我怕是要拒了。」

我自顾自地点了点头，朝槿便客套地和她寒暄了几句，问了些住得习不习惯之类无关痛痒的问题，念念明显是口不对心，一番打探下来毫无结果，索然无味。

整个聊天过程，她不论怎么样都不再碰这个糕点，我也只好拿起食盒走了。

临出门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坐得端庄的美人，勾起唇角道：「哦对了，念念姑娘你喝的茶，也有此丹药。」

念念持杯盏的手一颤。

「你不知道，师姐喝茶喜欢这个味道，我就随便给你斟了点。」我随口把锅甩到朝槿头上。

反正方才趁着朝槿跟她客套的时候，我一甩袖子添茶，就是这样算计了她。

朝槿捏了我手臂一把，但面上还是很配合地点了点头。

念念听到这话，淡定的面具骤然碎裂，惊呼一声把茶水洒地上了，留下一室茶香。

「莫非，姑娘你不是……」我点到即止，故作无辜地说道。

茶水微微露了金光，也量太少，也就是转瞬的时间。

今夜无风，她的住处却又偏僻，此时针落可闻。

她清亮的眸子顿时一暗，就如被人拆穿了心事，但她也不恼，半晌后只是手心处燃起了一道深紫色的火光。

火光照亮了她的脸，紫瞳闪过一丝狠厉而兴奋的笑意，看得人背脊一凉。

「被你发现了，可我明明藏得很好呢。」

19

「我去。」朝槿脱口而出。

我顿时站起后退了一步，警惕地看着她。

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尽早随我师父上天宫的时候，被缭绕的仙气所伤，所以才不得已漏了点气息吧。」我尽量语气平稳地道。

其实念念她还是淡定的，你看她手里的火光幻化成多个团状，飞得到处都是。

火团将我和朝槿团团围住，她十指相对，两手掌心成中空形状放于胸前，似在控制火光。

「你说对了，但是你要想说出去的话，先试试能不能过这个捆仙障？」她温温和和地道，说完还妩媚地朝我一笑

若不是四周燃着的紫色火光，我都快要以为她只是朝我撒个娇。

「阿菁，早知道我就多吃点了。」朝槿对我叹息道。

「啊？」我迷惑了，望着朝槿。

朝槿噗嗤一声笑出来，「今晚过后，说不定我们连人带盒就没几斤了。」

我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。

念念没理会我和朝槿，而是口中念念有词，紫色的火团便慢慢地向我处收拢，我不敢确定要是我碰到这些团，会不会重新投胎。

「都说反派死于话多，这反派咋不说话的？」朝槿又插了一句。

我利索地掏出短刃，全神贯注地留意着明灭的火光。

朝槿动作比较利索，几枚飞刀就往念念的方向飞去，打断了念念的节奏。

「闪！」她回头对我道。

还没等我真正施展开拳脚，一道水咒忽然精准地朝着空中飘散的火团击去。但火团又岂是那么容易被浇灭的，念念好看的柳眉凝起，口中念咒更快，火光更甚。

只是水来得更加霸道，直接形成球包裹住火团，将火团束缚住。

「谁？！」念念一声怒喝。

无人回应。

她不跟那虚浮的人继续纠缠，飞身朝我而来。

我看到她洁白的袖子下黑长指甲且青筋暴起的手，白衣魔爪尤其可怕，实在不敢想象要是这黑色指甲嵌入我的脖子里会怎么样。

我掐了个诀朝她扔去，她为了躲我的法术不得不侧身避让，只是手一直朝我脖子方向来，我觉得她应该是气狠了想掐死我。

就是这么一个侧身避让的功夫，她就被一道白色的身影狠狠撞开，撞到了门上！

空气中充斥着被火蒸发的水蒸气味道，水雾氤氲之中，我看到了某只讨人烦的狐狸。

20

「傻狐狸？」我脱口而出，「你跟着我干嘛？」

那半人高大的狐狸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抬起爪子摁住了想起身反抗的念念。

朝槿连忙朝我这个方向靠近，看到狐狸时候眼底有瞬间的惊愕。

「要不是那谁说的，我才懒得来，后山吹风不比在这打架强？」狐狸冷哼一声。

「它会说话？！」朝槿不可思议道。

狐狸无语地瞪了她一眼，就差说出愚蠢两个字。

「不是，我家大橘怎么就不会呢？！」

「那种生物，又岂能与吾相提并论！」狐狸龇牙咧嘴，恶狠狠地道。

朝槿戳了戳它的大脑门，「你再说一句我儿子试试？！」

我：.....

难道我们不应该先考虑考虑念念姑娘的感受么？

不好！

我余光瞥到了前院有人靠近，脚步声匆匆忙忙的，明显就是朝这个方向而来，而且屋内的一切已经被来人尽收眼底。

这个点来这偏僻地方的，除了我师父，还能有谁？

狐狸收了爪子，摇着毛茸茸的尾巴优雅地走到我身旁，趴在我脚边，一副无辜模样。

「念念！」师父进门，眼神都没留给我一个，径直向倒在门边的念念去。

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师父眼底除淡漠之外的另一种神情，又气又急。

倚靠在门边的念念被师父缓缓扶起，无力地靠在师父怀里，抓着我师父袖子的手还是那么嫩白娇软。

「朝槿，你怎么也跟着胡闹？还站在此作甚，都出去跪着！」师父回头怒喝，脸色阴沉。

我正想说点什么，却被朝槿拉了拉袖子，她轻轻摇头示意我闭嘴。

既然朝槿先退出去了，我便只能跟着。

看了身边的狐狸一眼，狐狸也看了我一眼，它眼中分明是嘲笑我。

要不是师父在，我现在肯定敲爆它这颗不羁的脑袋。

月色正好，我朝着房间方向双膝跪下，青石板路有些凉，寒气从膝盖往脑门上钻。

入夜，晚春乍暖还寒，我又打了个喷嚏。

朝槿倒是坚持得住，依旧腰板挺直，面上没什么表情。

「师姐，你为什么不说刚刚的事？」我终于忍不住，一会之后便低声问道。

朝槿无奈地摇摇头，表示说什么都无用。

「受伤的是她，理亏的是我们，师父本就火大，你还上去浇油，不是引火烧身吗？」

「那我们现在不也是吗？」我道。

我知道朝槿做事很稳重，事事都比我谨慎些，但也用不着这么憋屈吧。

真是忍一时越想越气，退一步越想越亏。

但她还是长长叹了口气，嘟囔了一句：「阿菁，你的体质就是无论你说什么，男主.....不对，你师父便不相信什么。这个设定是虐文永远的神。」

啥玩意？我有点听不懂，虽然我听不懂大师姐讲话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

「那师父怎么样才会信我？」我愣了愣，继续追问。

「等你死了。」朝槿师姐很认真地托腮想了想之后才道。

.....? !

「等你死了，他会后悔，会认清事实，然后替你报仇的。」她补充了一句，面上尽是嘲讽之意，「可惜迟来的情意比草都贱，你还是不要指望了。」

我想笑笑，发现笑不出。

22

半个时辰过去了，没动静。

我觉得我看天上的星星都出幻影了，月亮时不时会摇摇晃晃分身成两个，不知道是它裂开了还是我裂开了。

又半个时辰过去了，屋内的门打开，师父一袭白衣在夜色中极其出尘。

「阿菁，」朝槿连忙提醒我，「别低头，脖子会掉哈。」

我应声抬头，曾几何时，我就是喜欢这么个出尘的身影。

他的脸色没有好看几分，反而见到我和朝槿的时候更黑了。

「朝槿，你来说，今晚此事是何故？」师父指着师姐，声音凉得要渗出寒意。

朝槿不卑不亢，将方才发生的事情一一陈述，还强调了念念并非他所看到的那样良善。

其实朝槿越说下去，师父的脸色就越沉，直至最后面上覆了一层阴霾。

「你说她不怀好意？」师父一拂袖子，语调一提道：「荒唐！她只是个凡人，如何能将你们俩围困住？再说，她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们又何故招惹她？」

凡人。

我听着这个词就很想笑，师父您摸摸良心再说话好么。

「师父，我们并非有意要伤人……」朝槿的态度比我想象中要强硬。

「可你们还是出手了！」师父打断了朝槿的话，语调一提，额角青筋暴起。

朝槿可能血压都要上来了，垂头压抑着什么，脸色白得吓人，拳头紧紧攥着。

直觉告诉我，想杀一个人的眼神是压抑不住的。

「师父，你不问问我们动手是为何吗？」我可能是糊涂了，转头对他道。

「那好，你说是何？」他大概是被我气笑了，慢慢踱步到我面前。

「我没错，她想杀我，我为何要跟站桩似的任由她动手？」我抬头看着他，他眼底的冷意我熟悉，但是此时此刻我还是觉得

这个师父有些陌生。

他为什么就是不相信，甚至不愿意辨是非？

难道就真的像朝槿说的那样，只要是我说的，就都会被当做谎言？

23

师父不再继续说，越过我俩就准备离去。

看他的意思，还真的算让我和朝槿在念念的房间前忏悔一晚上？

傻子才理会他，这是我跟朝槿同时达成的共识。

「我高估人了，早知道上去干一架还没那么憋屈。」她无力地道，「都差点家门失火了，还跟闹着玩似的。」

我本想趁师父走远了拔腿就跑，但他还没走两步就被拦住了，我听到背后师父再度出声：「阮珩，你怎么来这？」

「当然是来看看师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场面，这该是多么的稀罕。」阮珩半调侃地道，「再说，思源临走的时候交代，若是师兄再有什么冲动之事，得拦着。」

「那我徒弟的事，你也要来管？」师父淡淡地扫了他一眼才道。

「我管的，又何止是你徒弟的事？」

这么几句话间，阮珩不知何时已经换了副神情。

只见他就这样和师父对峙，眉目间疏冷之意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昂然挺立，姿态极高。

我仿佛能看到传闻中一手好红缨好枪法的阮珩，到底是何种模样。

但他对师父是有股恨在心头，我总是有点担心。

「阮珩，你什么意思？」师父眉间褶皱堆叠起，质问道。

「方才山南空中一道黑雾稠似浓墨，飞闪而过之时甚至能盖半轮月。你是看不见还是不想看见？」阮珩语气凌厉。

不够淡定，不够凌厉，不够一针见血，这就是我跟小师叔之间的差距。

师父脸色一变，面对阮珩极其蛮横却有道理的话忘了如何去反驳。

方才阮珩说的黑雾，莫不是念念施法时不小心露了的气息？

念念姑娘还是大意了。

「你又如何确定念念与此事有关？」师父反问阮珩。

阮珩不疾不徐地抬手指了指念念所在的屋子，「师兄，有关无关，一试便知。」

如果是阮珩，试肯定是能试出来的，但师父就未必了，而且他老人家还真未必敢试。

念念有什么办法能瞒过师父这么久？

可能是随着师父活过人间一世，故而.....

「此事我会处理，你不必操心。」这明显是回避的态度。

师父最后带着一丝迟疑离去。

无论如何，今夜终究是在他心底留了隔阂。

24

朝槿极好的教养，此时也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。

「师姐，骂人带人家全家会不会不太好。」我悄悄道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，「骂人不骂妈，仿佛弹棉花。」

最后她被匆匆忙忙赶来的大师兄扶着回去的，两人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走，好笑得很。

「小师叔，我膝盖疼。」我坐在原地，抬头朝他道。

阮珩走近，换了副表情掩了不经意间流露的戾气，可能是怕吓到我。

但事实上我已经被他吓到了，方才他眼底那一片阴郁，仿佛能遮了我头顶的月。

「果然搞砸了。」阮珩一上来就埋汰我，「算了，本来也没什么希望」

他背后那只狐狸摇了摇尾巴，那副表情就差跟我说：还不快感谢爷？

阮珩，人没到，事考虑得还算周全。

「要不好人做到底，借你的狐狸背我回去算了。」我眼前一亮，看着狐狸道。

那只狐狸顿时抖了抖，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写着抗拒。

「你还真出息。」

阮珩抱起我，我觉得我的脸色只能用一个成语来形容，那就是姹紫嫣红。手有点不知所措，我只能放在他肩膀上。

他就这么……直愣愣地抱了我，此时我就静伏在他肩膀上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

「师叔，要是我回头再去试一次念念，会怎么样？」我还是惦记着这事，问道。

「会变矮。」

我狐疑地看着他，他一步步走在山路上，总是留了一分心神在我脸上。

「我会把你腿给打断。」阮珩道，虽然话有点狠，但眼里融融笑意掩盖不住。

我别过头，发现躲无可躲，他无论如何余光都能看到我面上任何一点变化，

「这不是我的院子。」

我挣扎着想下地板自己走，阮珩这个方向分明就是后山去。

「你就不怕有人半夜过来报复你？」阮珩给了我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。

突然又想起了今日朝槿师姐说的话，会不会等我死了，师父才会发现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？

「因何不快？」回到房间，阮珩拉了软椅到我榻边，带着丝探究。

我揉了揉眉心，躺倒在一旁才道：「可能真的像朝槿师姐说的，累觉不爱吧。」

「有这觉悟，还不错。」他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还这么开心。

说完之后，他起身支起半扇木窗，挑灭了灯，整个房间陷入一片黑暗。

我就是这样睡了一晚上，伴着外头不消停的雨声，阴沉沉的特别惬意。

可能是半夜雨水打落了桃花，那股香气淡淡的，让我在梦里都能闻到。

随着那股桃花香，我梦到了我就站在小师叔后山的那片桃林，走得很慢，因为步伐太沉重。

恍惚间，我看到有一个女子在我面前经过，脚步匆匆，因为走得太急，头上的粉色步摇掉在了我面前，我捡起来打量了一下，原是一支花簪。花瓣呈水滴状，木质簪身却没有繁杂的花纹，花蕊在和煦的阳光下泛起细碎的金色涟漪，尤为好看。

我的目光追随着她的脚步，她闯入了后山这片桃林，恰巧与桃林深处阮珩撞个满怀，阮珩也是这样替她拂开额前被风吹调皮了的碎发。

他们周身的桃花由浅至深的开着，开得那样灿烂、热闹。

我有点踌躇，看了看手上的发簪，不知该不该上前打扰他们。但好奇心还是促使我走上前去，我眯了眯眼努力地想看清她的长相，他们两人果不其然被我惊扰到了。

小师叔的眉眼我是熟悉的，但那女子一转头，我竟看到了与念念几分相似的轮廓！

25

我被吓醒了，惊得满头都是冷汗。

一看窗外的天，雨还没停，天也还没亮，淅淅沥沥的落在屋檐上。

于是我点了灯，裹着衣袍抱膝坐在床上，回忆了一下方才梦里看到的人。

准确的说，她不是长得像念念，而是念念长得像她，从眉眼、轮廓、再到身形。

至少外形是像的，但气质不一，念念随了师父的清冷莹润，娇娇柔柔。而她方才的回眸，勾人的桃花眼，六分飒爽，三分清艳，还有一分摄人心魄。

我在她的眼底看到了我自己模糊的影子，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浮上心头，我不禁怀疑，那到底是我的梦，还是我的经历？

天蒙蒙亮，一阵凉风从窗内灌入，吹灭了灯，我撑了伞走出门。

对面阮珩的屋子也很安静，我没有看到那只狐狸，可能是出去了？

但我想了想，还是折回去想看看。正要敲门，我才发现这扇门透着缝，压根就没落锁。抬手轻轻一推，便听见木门叽呀一声响了，我有些忐忑地走进去，却发现那人就半倚在榻上闭眼休息，我就算走得那样近，他也没有睁眼。

只有等他闭眼的时候，我才敢放肆地将目光流连在阮珩身上。平日的他有些耀眼，难以直面。也许是疲惫，他很安静地倚

着，少了几分张扬，却多了一点疏冷和平静。

看够了我就准备移开眼，忽见一支发簪躺在他案上，粉色的，花簪。

我心头猛地一惊，想也没想地伸手去拿，手只差半寸就能够到，但凭空一只手掌钳住了我的手腕，我的手再也难动弹。

「醒了不睁眼，要我算什么本事？」我先告状，不满地道。

阮珩没说话，但是放开了我的手，任由我伸手拿起了那根发簪。

「我见过这支发簪，所以好奇。」我细细打量着，顺带解释了一句。

他顿时抬眼看着我，我的身影挡住了门外透进的光，他的面容就这样陷在阴影之中，只一双沉了的眸子就像要看进我的心底，这样咄咄逼人下来，我心虚得很。

「哪里见过？」他语调一提，还夹杂了一点点的不可置信。

「梦里，」我看着他眼底一点点染上别样的光，有些莫名其妙，「实不相瞒，我也梦到你了，但是你和别人在一处。」

阮珩好像忽略了我后半句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梦里这么荒唐的答案都能让他有些欣喜。

他站起身，将发簪在我发间比了比，然后挑了个合适的地方插入。

「甚好。」

「阮珩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」我惊讶地后退了半步，「我长得可一点都不像念念。」

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就没半点相似的地方。

「这与她有何干系？」阮珩动作一顿，疑惑。

「我梦到与你在一处的人，长得有几分像她。」我掩下内心一点点复杂的情绪，尽量装作毫无波澜地回答他。

「只是一副皮囊而已。」他本是一愣，随后笑叹道。

我拿下发簪塞给阮珩，「别人的东西，我不想要。」

「阿菁，这是你掉下的。」阮珩轻柔地带起我的手，将那根还温热的木簪塞给我。

看着手上的木簪，我再抬头看阮珩根本没打算跟我玩笑的神情。

这个男人真的太蛊了，他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，即便前面是悬崖我也会忍不住跳下去吧。

「别逗我了，我还能不认得我自己的东西？」我想推脱，但他拍了拍我的手背安抚我。

「你连你自己都不认得，忘记这个又有什么稀奇的。」他温言道。

稀奇，当然稀奇，从我开始见到念念以来，哪哪都是不对劲。

「你什么意思，把话说清楚。」我连忙道。

「你是她，她也是你，不是别的什么人。」阮珩一字一句道，我头一回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眼底的热切，那样明晃晃，那样分毫不加遮掩。

仿佛有某种不可言宣的情感，在已掩埋许久的角落疯狂滋长。

26

拿着发簪走出门，我恍恍惚惚的，其实我有种直觉：朝槿能给我答案。因为一开始拦住我，让我不要靠近师父的就是她。

她对我的到来一点也不稀奇，还热情地招呼我试试她新采的蜂蜜。

蜂蜜水里面加了柠檬和冰块，还有薄荷，入口酸甜清爽。

「师姐，你知道思源吗？」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名字，于是径直问道。

她给我添蜂蜜水的动作一顿，面上尽是讶然。

这股子惊讶让我更加笃定我的猜想，朝槿看来不简单的。

「知道，清楚，很清楚。」朝槿点了点头，笑道，「你为什么这样问？」

「我昨天梦到了一个人，她长得很像念念。」我道。

「错了，是念念长得像思源。」朝槿道，「只是长得像，你师父之前喜欢的是她的人。现在人没了，只能喜欢脸了。」

啊这.....我有点发蒙。

渣男原是我师父？

「你要是还想知道什么就问吧。」朝槿说完站起身，看了看门外，然后把门关严实了。

对于朝槿的谨慎我一点也不奇怪，关好之后她就重新坐在我跟前，抓了把核桃自顾自剥起来。

「那我呢？阮珩说她是我、我是她，那她是谁？」

「思源呀。」

我晕了。

朝槿丢了块核桃给我，「来六个核桃补补脑吧。」

我默默拿起一个核桃，却见窗外闪过一道白影。

「傻狐狸，」我对着门外不经意出现的大尾巴喊了一声，「站那干嘛？」

「额，我在想被门夹过的核桃能不能补脑。」狐狸跳进来，看着地板上的核桃。

「这不正巧补补你被门夹过的脑子？」我笑它，但是那只狐狸脾气大，恼羞成怒下一爪子把我的核桃拍碎了。

正好，反正刚刚砸地上也砸不开，现在正好借这个爪子拍核桃吃。

「思源不是救我师父的时候死了么？」我理了理思绪才重新问道：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？」

我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，但朝槿还是不慌不忙，递了个核桃给我才慢慢道：「作为虐文高烧级爱好者，你撞到我真算是走运。不过你也算开窍，不枉我一开始提点你。」

对于这个提点我实在是不敢恭维，一言不合就动粗。

她换了个姿势继续道：「思源一开始是殉世，这一点无可否认，不过真这样简单便没有你的事了。阮珩临离开魔界之前用魂灯保下了她一丝魂，但是一丝显然是支撑不了躯壳的，只能依托瑞云山上花草灵气一直散养着。此处灵气足，魂养全了自然就能成肉体。」

狐狸听到阮珩的名字，顿时爬上桌子来蹭了蹭我的手，好奇地竖起耳朵。

「阿菁，他虽神通广大，但百年来只知道那一缕魂在山上，无法感知是何种状态。而我到这来的第一眼就认出你是思源了，你容貌变了，魂却没变。」

朝槿说到这的时候，眼底有一丝小骄傲。

「原来如此，我就说主人这么喜欢思源，不可能这么快就移情别恋。」狐狸嘀咕了一句，又帮我拍碎了一颗核桃。

「还是有点不对劲，他也喜欢思源，那他为什么开始看到念念就无动于衷？」我疑惑了。

「他看起来就比较机智。」朝槿揉了揉我的头，把我额前发丝全部揉乱了。

.....

要不是我认识朝槿许久，我几乎以为她是白骨精说人话，妖言惑众。

27

「你知道若我不在，你后面的路会如何？」朝槿低声道。

我摇摇头，这种东西怎么可能预料得到。

「你之后会因爱生恨在师父的婚礼上闹得不可开交，然后被这个长了和你相似的念念推下诛仙台。」她顿了顿，「最后师父就会发现你才是思源的化身，懊悔不已，含恨而终。」

朝槿的脸背着光，在昏暗中伸出了一只冰凉的手握住了我肩膀，唇角那一丝寒冷笑容吓得我浑身起了疙瘩，不自觉打了个寒颤。

果然是，高烧级别虐文爱好者。

「含恨而终？迟来的情意比草贱。」狐狸不屑地道，说出了我的心声。

我沉默了许久，震惊二字已经表达不了我的情绪，此刻我仿佛能感受到自己双眸顿时放大而后缩小的慌乱感，握着的发簪早已染了手心的汗水。

发簪的流苏晃了晃，折射的光闪到了我眼睛。

怎么想我都觉得我活在戏里，念念长得像前世的思源，所以师父喜欢她。而我，就是本来的思源，只是换了副皮囊，话本都不敢这么写。

「不信是吧，是不是觉得震撼一整年了。」朝槿看着双目无神的我问道。

「我不记得，没有这个记忆，你让我怎么相信？」我苦笑道，抹了抹自己手心的汗。

她一摊手耸了耸肩表示没办法，「我看书时候没看到你恢复记忆的情节就结局了，对不起我只能帮你到这了。」

我把头埋在那只狐狸肚皮上，它本来想挣扎一下，但最后还是拧不过我，只能安安静静趴着。

「其实也难怪你师父认不出你，思源姐姐不在魔界战场上的时候，可比你温柔多了。」狐狸转头默默地对我道。

于是我狠狠拍了他一下，它还是敢怒不敢动。

「没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再吃一顿！」朝槿对我道，把颓废的我从床上拉下来，然后摁在桌子面前。

我看着热腾腾的汤锅，辣椒在里面翻滚，然后下面烧着火。

一只大橘盘在她脚下，一直哼哼唧唧地讨吃的。

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所以阅文无数的师姐告诉你，千万别对这种男人动心，不值当。」她夹了一块肉放在我碗里，语重心长道。

「这种是哪种？」我愣了愣才问道。

「就是没点眼力见的，垮起个批脸但真真假假都分不清的，看到那个脸就当是本人。」她义愤填膺道，「我看不惯这种套路很久了，这种就是典型的男主配狗、专业对口。小师叔这种用心眼看人的才比较正常，不会换了个壳就翻脸。」

「这和阮珩又有什么关系？」我嘀咕道。

朝槿拍了一下我的后背，「关系可大了，没他救你也不会有今天，还守了你这么久，妥妥的好男二呀。」

我眼角一抽，反正不敢出声，听她絮絮叨叨地跟我唠嗑了半日，她心里是舒畅了，我心里却是更堵了。

我从朝槿那出来走回院子前的时候，天黑了，夜色有点浓。

「念念姑娘？」我眯了眯眼，努力看清站在我房间门前的那道白衣身影。

确实是念念没错，她带着白色斗笠几乎遮住了整张脸，只是这片白衣在一片浓重夜色中显得身影尤为清亮。

「嗯。」她轻声应了我一下。

等我走近，她取下斗笠看着我，面无表情。

她这张脸看得我真是十分难受，昨晚才在梦里看到，现在又在我面前晃悠。

如果我能记得什么的话，我真想问问我自己：思源，你看到这张跟你很像的脸站在面前，站在他身边，会不会觉得有点悲哀？

「你不会在这里杀人灭口吧？」我防备地道，「你来这到底有什么目的？」

「我没那么蠢，」念念轻嘲一声，「我确实来这有想做的事情，但我本意不想杀你。你不要掺和其中，不然我不介意连你一起送走。」

「你知道我在人间的时候恨得想杀了你吗？」我打断她的话。

念念脸色一僵，大概没想到我这么早就盯上她了。

「晚了，明天你会收到惊喜的。」她缓了缓，转身离开。

惊喜，明明是惊吓。

明明是意料之外，但我居然一点也不惊讶。

师父要大婚，宴请仙界宾客，婚期有点匆忙，定在下月初。

这个消息来得突然，我在逗那只狐狸的时候，朝槿急急忙忙赶来对我说。

她之前聊天的时候也跟我提过，我命中还有一劫，就是师父的婚礼。

「确有此事？」我抱着那只半人高的狐狸，「他老人家不是在凡间成亲过一次了吗？这般补婚礼为的什么？」

朝槿说我不懂，「那叫仪式感，仪式感！」

「她给师父灌了多少迷魂汤药？」我嘀咕道。

昨晚她莫名其妙来我院子前，就是给我炫这么一通？

朝槿摇摇头，「陷入爱情的男人就是可怕。」

她走了之后，另外一个陷入爱情的男人来了：程焕义大师兄鬼鬼祟祟地摸进来，生怕被朝槿看到似的。

「师妹，我要是想抽个时间表白，你看我要怎么做比较合适？」他凑到我跟前问。

「你请师姐喝酒就行。」我摆了摆手。

「为什么？」

程焕义抱着剑的手抖了抖，差点没把剑砸我脑袋上。

「她要是对你有意思，那就会装醉给你表白机会；要是她一直不醉，你就自己体会。」我一摊手道。

一直不醉，可能就纯粹把大师兄当兄弟了。

大师兄思索了几分，觉得还是不对，「我为什么不能把她灌醉？」

我递了一颗核桃给他，「别跟她硬拼，说不定最后喝到吐的是你。不对.....肯定是你先倒下。」

上回吃火锅的时候师姐怒饮三坛好酒，最后还站起来送我出门，跟我说下次再来。

从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发现，这个女人不好惹。

他思索了许久，可能是心里有点盘算了，没拿过我给的核桃就走了。

师父要成亲，忙起来的自然也是我们弟子，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在准备婚事，总之不能让瑞云山在众仙君面前丢人。我偷懒的时候，大师姐就睁只眼闭只眼，任由我躲着划水。

半日之后，朝槿又喊人叫我去后山一趟。

后山是阮珩的地盘，对我来说简直是熟门熟路。

刚刚踏上青石板路，突然就被人一把抓住手腕往后一拉，我顿时摔进某人怀里。

「没长眼睛？」阮珩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，故意压低了声音。

与他处在一块的时候，他身上总有花香，一点点绕进我的鼻尖，惹得人心如鹿撞。

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看到的是程焕义和朝槿两人，离得太远听不清说了什么。

程焕义脸红得跟柿子一样，师姐的表情则是有点迷惑。

一会子之后，程焕义鼓起勇气一把抱住了朝槿，下巴放在她的肩膀上

我抬头看了看阮珩，他居然看得正起劲，还示意我别出声。

「阮珩，我们这样不好吧。」我叹气低声道。

「你现在走出去更不好吧。」阮珩回答我。

好像也是。

等到日上中天，小师叔轻咳了几声，装作刚刚到的模样大摇大摆走出去。

我还愣在原地，阮珩面上表情一滞，转过身拉住我的手一块走出石块后。

这回轮到朝槿脸红了。

「刚到，真的。」我道。

说完之后，朝槿脸更红，红得跟能滴血似的。

缓了半晌，她终于找了最近的一个亭子坐下，说出了此次的目的。

「你白日这么辛苦筹备婚礼，竟然就是为了砸了它？」

师姐点头，摊开一张纸，竟然是瑞云山山顶的平面示意图。

29

筹谋了半日，其实归根结底也就一句话，逼念念现出真身就完事了。

「她用了化仪散，这种药散确实稀罕且厉害，如果不是我去过妖界，恐怕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存在。」狐狸跳上来，趴在桌子上面道。

「什么东西？」朝槿微微皱眉。

「用妖皇内丹炼的，能掩盖一切妖气息，使容貌幻化成所需模样。也就是切切实实将自己化成另外一人。」狐狸补充道。

妖皇，当年被杀了之后妖丹便不知所踪，没成想化成了药物在念念体内。

「那应该怎么做？」程焕义问道。

「除了让她自己现出来，我们没有别的方法，除非杀了她。」阮珩摇摇头。

「不可！」朝槿一拍桌子，「杀了她不就便宜了师父？」

哈？我没搞懂朝槿跳跃的逻辑。

「鲁迅说过，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必须让他看清念念的模样，不然以后念念都会活在他心里，活人是斗不过死人的。」朝槿说着，还眼神疯狂示意我。

鲁迅.....？算了不重要。

等程焕义和朝槿走了之后，我默默跟着离开。

他看到我跟着他进房间有点惊讶，我走得入神没看路，踉跄了一下扑到他怀里，扶着他的手。

于是干脆没起来，就一直挂着。

「阮珩，我可能还是记不得你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」我埋头道。

「那就慢慢来。」他摸了摸我的头顶，。

其实吧阿菁，思源，好像都是我，又好像都不是我。

一下子都来得突然，我已经搞不清楚我到底有没有辜负谁。

我站直上前抱了抱阮珩，鼻头发酸。

这个安静的下午，阮珩跟我说了当时魔界战场是如何寸草不生，荒无人烟；又说起第一次相见时候是在东边苍莽山脚，当时我.....思源与他就在山脚住下，她这么爱热闹的性格，住下就是为了看来年初春莺飞草长的繁华景象，甚是惬意。

说了半日，无非都是些平平淡淡的事，都是点点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日常。

末了，他还很遗憾地说这些年他也再去过苍莽山下，看着满山的花开，却再也找不回当初。

「许是少了个人，一切都冷清了几分，我好想等回一人相伴。」

这是他今日说得最露骨的惦念。

「要是我永远都不会记得呢？」我揪着他的袍子抬头道，心头早已滋味难辨。

「那就随缘吧。」也许是释怀，又或者是意识到不能强求，阮珩敛了眸中情绪才道。

我喉头一滞，心里顿时塌了一角。

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辰，我终于捋顺了心绪，朝他露出一点点笑：

「阮珩，我比当初喜欢师父还要喜欢你，百倍那种。」

随后，他落了一吻在我眉心，明明是风吹过浸凉了的感觉，绕入心却还妥帖。

30

大婚当日，仙鹤飞过，前山布置的花和红毯让平日平静的瑞云山热闹起来，装点的一派喜气洋洋。众仙君身着华丽向微笑的师父道贺，师父也礼貌地回应着。

师父第二次穿上大红袍，还是为了同一个念念，终究与我无关。

看着他那身红袍，早已不觉得扎眼。可能是不爱了，所以也不嫉妒不恨无所谓了。

师姐也在瑞云山前迎宾，眼神示意我进去看场子。等到各位仙君都坐下了，仪式正式开始。

其实席间许多人在议论，为何师父一介清冷君子为何娶一个凡人，毕竟天界很少仙君历劫后还眷恋凡情凡心，师父不仅惦记这某个女子，而且还办了婚礼。

仙乐奏起，直拂云霄，丝竹之间，热闹至极。

大家都等着看，到底是哪般女子能让师父如此倾心，等新娘出场的时候大家都屏住呼吸。

我不禁纳闷，大家究竟在期待什么？

等到念念走出来的那一刻，所有人的呼吸直接一滞。

我随着她款款靠近师父，明显看到在座的人神情都跟我初见念念时候一样，惊愕怔然。

「那是思源上神的脸！」

「不，不完全是，但足足有八分相似！」

「可思源上神百年前早已消失，可惜了。」

.....

大多数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，剩下的都是愣在当场，师姐慢慢靠近我。

也许是准备动手了，她示意我时机差不多了。

人算不如天算，本来我们确实打算在这一刻动手的，只是我们目光瞄到了念念手心有一道紫光闪过，此时此刻她已经很靠近师父了。

「不好。」我突然右眼皮一跳，连忙惊呼。

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师父本是伸出手朝念念，念念在抬手的瞬间那股妖术就已经贴上师父的手掌，灼热而滚烫的气息顿时升起。

再然后，比两人嫁衣更鲜红的血滴落在礼台的白玉阶梯上，扎眼得很。

程焕义和朝槿连忙上前，师父防备不及，还没推得开念念。

人声混乱之中，念念轻柔的声音响起：

「你当年妖族大战杀了我父皇，今日我便要在众人面前杀了你，这样可算公平？」

31

我一把抓住了念念的肩膀，死死地扣住她把她往后拖。

师父此时总算是反应过来，眼底闪过震惊和失望，以及一点点的心痛。

此时程焕义和朝槿已经团团围住了念念，念念见形势不妙，竟然反手抓住我，并且从手心抽出仙剑就挟持我，仙剑散发幽幽红光，与她紫色的妖力格格不入。

此剑一出，再次激起人群热议。剑上花纹繁重，散发着微弱的寒芒。

「这.....不是思源的三尺青锋？」有人立马认出。

「有一说是当年随着思源上神去了，也有说落在魔界，早已失踪许久，居然在这妖女手上？」

「她是妖界公主？！」

.....

我只觉颈边一凉，随后念念口中吐出几句咒语，便化作一道紫光飞向半空。

「你去哪？！」我慌了。

念念此时已经不再掩饰朝我一笑，她大红的喜服配上极其妖冶的妆容，与平日清冷美人的形象大相径庭。

「若不是你拦着，我早就把他给杀了。警告过你别掺和，为何偏偏不听话？」念念道。

「你如果要报仇，很久之前就有机会，又何必等到今天？」我尽量冷静下来质问她。

她不屑地一笑，「当日他杀我父皇时候我在场，我偏偏要在他充满希冀的时候再给他这么一刀，他不是很喜欢这张脸吗？若不是这张脸，我还真的靠近不了他。」

「可是师父他对你极好。」我忍不住道。

「好又怎么样？全都不是给我的。」念念抵在我颈边的剑更近，也更寒。

32

诛仙台。

风好大，还挺冷。

我想起朝槿跟我说的话，本以为能躲过一劫的我，居然阴差阳错又陷入此番境地。

这难道就是命？反正最后都是注定好的，过程怎么挣扎又有什么用处？

众人追到诛仙台身边的时候，朝槿怒骂：「卧槽，什么垃圾剧情，还有这茬！」。

「你说什么？」程焕义边防备边疑惑。

朝槿大喊一声，「我说，这垃圾情节怎么就躲不掉了呢？老天非要这样收尾么？」

程焕义很迷惑，也许只有我跟朝槿才能知道她想说什么。

「放开她！」师父眸中仅剩失望，抬起手想制止念念。

念念冷笑一声，「你最好别过来，今日横竖是死，不如拉个陪葬！」

师父果真站在原地没有上前，竟然出了几分犹豫。

在他犹豫的时候，一道红色身影自他身后穿出，越过人群。

「阮珩你做什么！」师父停在原地，却见阮珩提着长枪从云端而来，矫健之姿马上就跃到众人最前面，如带血锋刃，散发无可比拟光芒。

「师兄，到底谁才是思源仍旧分不清。」阮珩冷笑一声

「你什么意思？」师父眉心一皱，听出阮珩话里有话。

「你看她站在你面前，又有几分像从前？」

不像从前，模样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是毫无相似之处。

「阮珩，她早就死了！」师父淡然的面具早已崩裂，此时面目有些狰狞。

阮珩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「荒唐。」

那边气氛很热烈，我却觉得凉飕飕的。

看着念念的这张熟悉的脸，就突然就记起来很多东西。

桃林中的人，还是苍莽山山脚的人，原来都是同一人。

至于那一身的白衣，不过是后来离开苍莽山后初至瑞云，瑞云山最绝的是冬日雪景。那天山巅落了雪，银装素裹的，有人撑着一把油纸伞朝我走来，那是师父阮淮的面容，温和宁静得如裹上了雪的大地，让人一时间不小心入了眼、迷了心。

云游多时的我们定居在此，直至到某场战争的出现。

其实还有后来的很多琐事，那些人，还有物，紧要的，又或者不紧要的。

但是面前念念这张脸.....真的很碍眼。

念念只是稍稍一用力，我便能感觉到有血滴涌出。

血滴到仙剑上，仙剑突现出更猛烈的红光，烫得她再也抓不住，只能吃痛放手。

她松手后，仙剑没有掉下地反而浮在半空之中，悬浮在我面前。

耳边早已听不见众仙君的惊呼声，随着记忆而来的还有一股力量，我全身被一股涌起的力量席卷着，以心口为中心向四肢散开，汹涌得能让我忽略颈边尖锐凛冽的疼痛。

我下意识地握住跟前漂浮的仙剑，背后的人又挥起手就想给我一掌。

下一刻，一杆长枪嗖地一声劈开寒风，犹如流星划过头顶，然后穿过念念的腕间，逼得她往后一仰！

背后就是诛仙台，她惊恐不已，下意识地扯住我的衣角想将我一起坠入这万丈深渊。

「你为什么能拿起这柄剑？这柄剑我捡到的时候，已经毫无生机。」念念不可置信地道。

我伸手斩断了那一抹衣角，对她莞尔一笑：「我不喜欢有人顶着我的样子，还在我面前招摇。」

她瞪大了双眼，目中尽是惊慌，最后含恨而坠。

「阿菁，」阮珩喊了我一声。

冷得渗人的寒风吹起他红色的衣袍，俊逸翩然。

「你上辈子临走的时候说过，这辈子是留给我的。」

「算数算数，我说过的都算数。」我回头道。

「番外一」 天天桃李花，灼灼有辉光

1

诛仙台一事之后，我病了一场，回去之后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。

现在秋风起了，山上树枝也光秃秃的，瑞云山迎来了它一年最破败的时候。

也许等到山巅落满雪的时候，我才提得起精神出去走走。

在我思绪飘到不知哪里的时候，阮珩轻轻敲了敲门，我虽是听得出他的脚步声，但也懒得动一动去开门。

一会之后，他果不其然自顾自推门进来了。

他顺势坐在我床边，轻巧连着被子捞我进怀里，「闷好几天了，也不怕闷坏了。」

话里毫不掩饰，带了点心疼。

「你看着我这个模样，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」我眼睛留了条缝看着阮珩问道。

可能是我这问题很奇怪，他愣了愣之后倏而靠近，佯装掂量灼灼盯了我许久，目不转睛。

此刻他高大的身影挡住了秋日还算明媚的阳光，我整个人几乎被黑压压的阴影笼罩着，差点透不过气来。

我本来就有点头晕，这下彻底顶不住了，干脆换了个姿势缩进他怀里，懒得再睁眼。

阮珩垂下头鼻尖碰到我的耳垂，低声道：「用心看了许久，就不什么也不稀奇了。」

耳边的声音惹得我不自觉老脸一红，勉强在喉咙里挤出下个问题：「那你看着念念的脸，就不奇怪了么？」

他大概是被我逗笑了，「只顾看你，没别的空档看他人。」

明明知道他就是嘴贫，我还是忍不住笑出声，只是他下一句话就把我的好心情坏了一半。

「我师兄又来了，你的意思是？」

我当然是不乐意，我也忘了是第几次了，总之来一次我就拒绝一次。

前几日在诛仙台上，惊愕过后的阮淮本想开口说点什么，但很快就被我打断了。

我就跟他说：世间万千，再难遇我，我们不能再回到从前了。

「你是害怕？」阮珩轻轻拍了拍我的背，我顺势翻了个身睁眼。

「不是害怕，是一时间没能做到这么坦然。」

从放过到放下，都不是立马能缓过来的。

「若是以后都不想见，换个地住就是了。」阮珩道。

「要等看完这场初雪。」等他起身出去拒绝某人的时候，我朝着他喊了一句。

「好。」他话里带了几分无奈，本来再想说点什么，但到最后只化作一句深沉的叹息。

2

今天朝瑾来了，抱着她儿子来的。

那只大橘一见我就哼哼唧唧的，估计是记上了我上次骂它的仇。

然后我一边挠它下巴一边又说了一次它胖，干脆让它再记一笔。

「几天没见你，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？」朝槿给我带了糖果，看起来小个很精致。

「那时候拿着剑，好像一瞬间耗光了力气，累得慌。」我说完啃了颗软糖，是葡萄味的。

「我还以为你是心里堵得慌呢。不过老话说得对，只要新欢足够好，没有旧爱忘不了。」她扯开我的被子，摸了摸我的额头。

不过这什么老话，为什么我就没听过？难道我又不记得什么东西了？

「对了，还有个事要跟你说。」朝槿抓起趴在我床上的大橘猫，低声在我耳边缓缓道：「你从诛仙台下来那晚上，师父醉了整整一晚，第二日难得见到他凌乱而狼狈的样子。」

我眨了眨眼，「我还知道他第二日在我门前站了一天，但这跟我有关系？」

她沉吟了半晌，「确实没什么关系。就是我有一事很好奇，你当初是瞎了眼还是蒙了心，为什么就喜欢他了呢？」

要不是放下了，我都不敢跟旁人聊起这点子事。

「可能年轻吧。」我随口道。

朝槿扶额，「瞧你这几百年的，也算是白活了。」

我掰手指算了算，朝槿其实比我小了好几轮，为什么人家能活的这么通透？

突然有点相信她不是这里的人了.....

「你是不是很喜欢葡萄？」我又吃了一颗糖，突然发现那一小盅糖果居然全都是葡萄味道，上面还裹着一层糖霜。

她点了点头，不明所以地看着我。

「回头我去花神那里替你要几棵好苗子，搭个棚子栽在后院，季节到了就会挂满枝头。」我立马道。

朝槿眼前一亮，揉了揉我的发顶后直接亲上来，被后面刚进来的阮珩看了脸黑了半截。

3

等缓过来的时候，我终于打开了房间的门。

待在屋里不觉得冷，一开门原来真的入冬了，小小的雪花细细簌簌从空中盘旋落下。

「阮珩下雪了！」我对着来人兴奋地道。

阮珩的面容隐在伞下，抬起伞的瞬间，眸子里尽是光亮。

这人在一片白雪之中就是出挑，与周遭一片白雪格格不入。

「等到了初雪，满足了？」他站在屋檐下示意我到外面去走走，我闷在屋里太久了，一个着急脚滑了径自扑到他怀里了，鼻子撞到他胸前撞了个扎实，眼泪都疼出来了。

阮珩轻然笑开，如飘落的雪花浅浅凉凉。

「你这狼狈的样子要是让旁人看到了，丢人不？」

我不管不顾，「丢人怎么了，要是有人笑我，我就把狐狸放出来去咬他。」

那只狐狸可能听到了我喊它，从某个角落里摇着尾巴走出，冷哼一声：「您当我是狗呢？」

「没有，但也差不多。」我朝它一笑，它又被我整炸毛了。

我们走到了悬崖边去，这个冬天好像并没有跟以前差太多，明明是一样的冷，一样的寒凉，一样的雪花飘落，但又处处透着点不一样的地方。

一盏茶的功夫后我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了，原是他搁在我腰间的手掌还带着温热，能隔开山顶的寒气。

看了一会，雪突然变大了，扯絮拉棉在空中飞舞。

我听到了后边有脚步声，他也随着我一起回头。

来人白衫飘飘，乌黑的发丝披在肩头，恍如和天地融为一体。

「思源。」他喊了一声。

我这回反应的时间有点长，一会的子之后才记得他是在叫我的名字。

突然记起，阮珩平日里会习惯性地喊我阿菁，我也习惯性地应了。

今日突然转换过来，居然开始不习惯。

「嗯。」我此番也应了他一声，语气还算平静。

「你是不是，还在怪我。」他越走越近，声音也越来越清晰，「我承认我之前有错，可为何你连道歉的机会都不曾给我。」

听着他满怀失落的话，我摇摇头，「我没有怪你。」

他又继续靠近了我一步，想伸手握住我的肩膀，却被我笨拙的躲开。

阮珩见我不乐意，直接拦在我面前，不给他接近我的机会。

「那便是在恨我了。」他语气酸涩，自嘲一笑。
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「我也没有恨你，我只是不会像之前一样放你入心。所以我对你也自然同对旁人一样礼貌。我早就忘记了你的所有不好，也包括忘了爱你。」

说完之后，我舒了口气，这回才算是将胸腔里的那口浊气吐出来了。

他的动作一滞，伸出的手还没来得及收回，停在空中有一丝尴尬。

半晌之后，他才无力地放下手，垂下眸子。

这个白衣身影曾经让我品味到某种心痛，零星的，细细碎碎的。如今换做他后悔，换做他细品丝丝入扣的酸涩和失落，也算是公平。

「我看完这场雪之后，大概会离开这里，另外找一个开满层层桃李花的地方。」我补充了一句，他蓦然抬头，眼底尽是难以置信。

「那我等你。」

「不用了，早就有人等我很久了。」

真不差你一个。

「番外二」 朝槿 | 拯救虐文女主计划

1

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飞升了。

本人朝槿，职业仙女，这年头穿越的原因很多，有看小说笑死的，有写小说猝死的，我是因为骂男主骂得太狠遭报应的。

狗有时候可能不是狗，但人真的就可以不当人。

比如这本小说的男主，表面看着衣冠楚楚白衣飘飘，背地里却是个眼瞎的。

穿越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，我很轻松地在几十个师妹里认出了女主角，没有什么难的，一排弟子之中就她看师父的眼神最炙热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整座山都知道她整天跟着师父背后跑，说没点旁的心思那肯定是假的。

但这不是什么甜宠文，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等来圆满结局。幸好我穿越的时候故事才开始，若是已经走到了诛仙台结局，那我就算是佛祖也救不回。

既然给我遇上了，那我肯定不能让她继续傻傻地沦陷下去。

2

我在房间思索了半日，最后决定从男二开始筹谋。

阮珩这个小师叔，虽然看起来不好惹，但至少是个好人。

别误会，我这里说的好人是个褒义词。他时不时会出现在后山，于是我蹲点三日后终于看到了那一抹红衣飞扬，来人样貌张扬，气质不俗。

后山鲜少人来，只有几个弟子时不时来此清扫一下，他路过我身旁时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。

但我只用了一个词就让他成功停下脚步，回头看我。

思源。

这个名字是瑞云山挺敏感的存在，大多数人只知她救了师父一次，但不知她同时存在于两个男人的心尖上，百年来不曾有变。

「她回来了。」我对阮珩道，清清楚楚地看着他眼底从毫无波澜到染上点点不可置信。

「你又如何知道？」他沉声道，下意识地皱了皱眉。

「准确来说，她一直在瑞云山上，但是她什么都不记得了。」

说完之后，我带他去看了一下坐在悬崖边上看夕阳的阿菁，阮珩认得她，平日里出于兴趣还会多关照她几分。

但有些可惜的是，她的心一直挂在师父身上，现在坐在这也不过是为了多看一眼师父。

这本书还有个与思源长得很像的人，叫念念。

我还没有见过念念，所以我也不清楚思源长什么样。

但阿菁我是知道的，据说她和思源在容貌上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。她也绝非是一眼勾人魂的绝色，但由内而外的含蓄和透出的婉约，再加点点可人疼的娇气，耐看得很。

「阿菁？」阮珩指了指阿菁，不敢置信地问道。

我点了点头，他看着阿菁的眼神有一瞬间的疑惑。

怀疑是正常的，如果他不管不顾地冲上去才是有问题。

「她的灵魂是真的，你当年将她一缕魂放在这座山养，如今有结果了。」我指了指阿菁。

他脸色有些沉重，「为什么会是她，不是旁人？」

「她喜欢这里的桃花，更喜欢这座山落满雪的模样，没有人比她更期待一场初雪。」

夕阳洒到阮珩的面上，半明半暗间隐去了他神情。

等到天边最后一丝光亮消失，我耸了耸肩无奈地道：「信不信随你。但要是继续这样沦陷下去，她不会有什么好结局的。如果你觉得她还能抢救一下的话，明天阻止她随着师父下凡吧。」

3

在阿菁准备追下凡的时候，我让阮珩直接把她打晕了。

主要是我这人做事比较温柔，先是能劝就劝，劝不动就上手，方便效率高。

只是事情的发生总是有点出乎意料，阮珩做事没按套路出牌，直接就把她领到凡间去了。

我当时只觉太阳穴都在发疼，十分后悔找了阮珩这人来帮我一把。

就这样任由她追着师父跑，那不是把人丢沼泽里，越陷越深？

不过显然是我太天真，想得太简单，也太小看阮珩这个狠人。

他直接把人带到师父凡间大婚现场，让阿菁目睹师父娶了别人，让她眼睁睁看着师父对别的女人好、对别的女人呵护备至。

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残忍的了，这就等于直接告诉阿菁：你看，你心上人仅存的那点温柔，没有半分是给你的。

真是客厅里长竹子，笋（损）到家了。

但不得不承认，这是让阿菁死心的最快办法。

4

修仙的日子不仅朴实还无聊，于是我养了一只橘猫，给它改了一个名字叫乙醇。

提到我的猫，就不得不提一个灵魂里装了钢板的男人，程焕义。

他居然无聊到拿剪刀把猫的胡须给剪了半截，气得我当场就揪了他三根头发。

这丫的没事就在我面前耍存在感，仿佛他不闭嘴就有人能把 he 当哑巴。

人不犯他，他就犯贱，这句话送给程焕义再合适不过。

「程焕义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」我很严肃地跟他说。人一旦涉及到自己，心思是很敏感的。所以我总觉得他对我不怀好意，也不知道图什么。

「我明白。」他若有所思道，「毕竟瑞云山百年来也见不到像你脾气这么爆的。」

「你明白个锤子。」我皮笑肉不笑道。

我就知道，不会有多少个人相信我这话。

但他对我好也是真的，他老是想尽了办法逗我开心，有什么好玩的都往我这塞。

其实我只是有点想家而已。

5

师父历劫回来了，那一道金光划过天际，身后还随了一个女子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念念，可惜她面上覆了轻纱，我没看清楚她的五官。

只是从这轮廓来说，跟她相似的思源肯定也是个美人。

阿菁看到念念之后，脸色煞白，十分难看。

所有人都等着看她的好戏，但她还好稳住了，并没有太冲动。我是很欣慰的，至少这段时间以来做的努力都有了回报。

「脸色这么难看，莫非是难过得傻了？」散场之后，我轻笑调侃她。

她只是摇摇头，目光一直放在念念离去的方向。

「有妖气，你没有看到吗？」

我没当回事，只当阿菁是找了个借口掩盖自己内心的苦涩和不甘。

可惜的是当晚我就翻车了，没想到念念居然是妖，道行还不浅。

如果不是阮珩的那只灵狐及时救场，我可能就挂了。

当时那几团火球围住我的时候，我连墓碑上刻什么都想好了，不用像其他人那么复杂又写铭又写志的，就五个大字：广告位招租。

6

翻车什么的还不是最气的，最让人血压上升的是师父竟然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信。

都知道虐文男主狗，但没想到这么狗.....

我情绪上来了，不就是救一个人，怎么这么难？

知道企鹅为什么在南极吗？可能因为它也跟我一样难（南）。

跪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我仰天长叹，突觉前路无望。

「你好像不开心。」程焕义把我从前院扶回去，边走边对我道。

「没有。」我咬咬牙硬撑道。

他一挑眉，低声在我耳边说：「朝槿，你心里是藏不住事的。」

我差点就想哭了，但最后忍了又忍，无奈转头对他道：「肩膀借来靠一下会死啊？」

回到房间后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拿起一坛酒就往喉咙里灌。

这里的酒软绵绵的，一点劲都没有。

喝了之后既不能让人保持清醒，也不能让人醉倒，就这样让人卡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更难受了。

程焕义什么也没问，就静静地陪我坐着，直至天明。

7

「我没事了，真的。」天亮了之后我伸了个懒腰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有时候情绪上来了就是这么矫情，等酒醒了后发现那些都不是事。

「你是没事了，我有事了。」程焕义面无表情地道。

我愣了愣，皱眉问道：「你能有什么事？」

「我肩膀要废了。」他指了指已经抬不起来的胳膊。

于是我使出祖传的按摩大法，不过一盏茶时间他就生龙活虎鬼哭狼嚎。

「朝槿你是不是有毛病？」他从凳子上弹起来，揉着胳膊狼狈地道。

「嗯，多少沾点吧。」我点点头，笑了笑道。

程焕义前脚刚走，小师妹后脚就来了。

她走的脚步有点不稳，心事重重的，手上握着根粉色的发簪，还挺漂亮。

我赶紧给她上了杯冰水让她冷静冷静，但她一开口就让我愣住了。

「师姐，你知道思源吗？」她问我。

啊这.....

难道阮珩这么藏不住事的吗？回头就把我卖了？

程焕义说得对，我的确是藏不住事的，她一看我犹豫不已的神情就知道我肯定知道点什么。

于是我干脆就坦白了，如果她不死心的话，之后会因爱生恨在师父的婚礼上闹得不可开交，然后被这个长了和思源相似的念念推下诛仙台。

思源也不是别的谁，正是我这个小师妹。

至于为什么她没有记忆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，甚至没有看到书里有说她恢复记忆的情节。

「阿菁，听师姐一句劝，要带眼识人。」我一边端上火锅一边道。

对于这种替身情节.....我看不惯这种套路很久了，有了替身还能破镜重圆的，实在是有点一言难尽。可能这种就是典型的男主配狗、专业对口吧。

对了，我还夸了一下阮珩，阿菁看起来不蠢，应当懂我的意思。

8

程焕义向我表白是我意料之外的事。

当时后山不仅开了桃花，也开了李花，李树的花又称玉梅，素雅而清新。

「你认真的？」我疑惑道，「我哪里值得你喜欢？」

难道他和师父一眼，都是眼瞎的？

程焕义脸色一直红到了耳后根，然后一把抱住我疯狂点头。

我没有推开他。对于这种事情，我承认我的反射弧是比较长，等到玉梅花落在我肩上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他说了什么。

「不是，我.....」

我话还没说完，阮珩就牵着阿菁从亭子后面走出。

从阿菁憋笑憋得辛苦的表情来看，应该是看了全过程。

.....

如果有网络热词字典，那么「社会性死亡」这个词的解释旁边，应该画着我的脸。

9

师父的婚礼来得突然，我身为大师姐当仁不让地包揽下所有的琐碎事。

上至邀请仙界众仙君，下至准备喜服礼袍，无一不是我在操心。

别看我准备得这么勤奋，其实我无时无刻不想把这场破婚礼给砸了。小说里就是因为这场婚礼，才演变到诛仙台这么惨的结局。

女主坠入凡尘，男主含恨而终，真是个不错的结局。

到了婚礼那日，人算始终不如天算，我还没动手呢，念念自己就先露出原型。

当时师父的手受伤了，拿不起剑；阮珩也不在，当时我就觉得不妙。

果然，我最不想看到的情节发生了，当时我就差点崩溃了，如果做什么都是同一个结局的话，那我这小半年来付出的又算什么？

诛仙台前的风是凛冽的，带着煞气。

我眼睁睁看着念念带着阿菁靠近那个深渊，然后.....

然后在一片通天的红光之后，被推下诛仙台的不是思源，而是长了和思源相似面容的念念。

10

诛仙台回来之后，阿菁就病了一场。

等到暮秋时候，我带着做好的一小盅糖果去探望她，其实她精神还是不错的，只是一时间接受不来太多事情而已。

好吧，其实我是去道别的，她和阮珩会过得很幸福，而我就可以安心回家了。

这世间本来就很多痴男怨女，何必多这么一对？

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，那就是我儿子大橘。

我把大橘托付给了程焕义，仔细叮嘱了他一些杂事，他当时眉头一皱就察觉到了什么。

也可能是我的语气太温柔，从见到他开始就没骂过他一句。

「朝槿，我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还会看到你的对吧。」他握住我的肩膀，手有些颤抖。

本来不想把这件事情说破，但不告而别也不是个事，

于是我心一狠，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：

「师兄，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一直执着就没意思了哦。」

11

回去之后，我有好一段时间没有碰小说。

主要是后劲有点大，干脆不翻不看不听，一想起什么就立马转移注意力。

可惜没用，越想抓住的越抓不住，越想忘记的越忘不掉。

所以我还是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打开了那本小说，其实很久之前就完结了，但是作者又补了两个番外。我翻到了最新一章，阿菁和阮珩果然过得很好。

他们离开了瑞云山，挑了一个春日能开满桃花的地方办了场婚礼。许多仙君都想看看思源的风采，可无奈他们的婚礼没打算大办，能拿到请柬的仙君少之又少。

再过了几百年之后，他们连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那只大白狐狸被折腾得很惨，因为太松软，总被老二抱着睡，口水全都蹭到它身上。

但又有什么办法，它向来敢怒不敢言.....

手机不经意间息屏了，我的脸倒映在黑屏上，明明笑着，但又好像流过泪。我胡乱擦了擦眼角，生怕被过往的人群看出来。

匆匆忙忙看完了全部番外，我没看到程焕义三个大字，通篇好像被遗忘了一样，连名字都不配拥有。

午后的阳光有点刺眼，我放下了葡萄汁，窗外走过了一个熟悉的人。

匆匆忙忙结了账，推开餐馆的门，风一瞬间把我梳好的刘海吹起。

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看错，只是加快了脚步追上去。

后来他停住了，停在了公园的玉梅花数下，俯身捡起了一朵玉梅花，突然转头看着我。

我被吓了一跳，本来悬着的心就更悬了。

他居然一点都不惊讶，反而问我道：「你什么时候跟过来的？」

我的语气尽量平静：「春风迎面吹来的时候，我就站在你身后了。」

你看，连春天都把你推向我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